

为了避免公共安全风险,经过紧急捕捉转移管控—— 云南北移离群独象安全“回家”

为了避免公共安全风险,经过紧急捕捉转移管控,7日15时云南北移离群独象已从玉溪市红塔区,安全转移至原栖息地——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片区,实现成功放归。

为何要紧急采取管控措施?通过麻醉捕捉,将大象长距离转移到西双版纳安全吗?记者7日采访了权威专家。



六月二十五日,离群公象在林地进行活动画面。

目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 独象已于7月7日下午15时安全回归原栖息地 各项生理指标正常

为何紧急采取管控措施?

独象与象群距离越来越远,管控难度加大

“从这头独象离群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指导组和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组省级指挥部就着手组织国内权威专家开展研讨,对勘工作科学论证,制订相应的应急管控预案。”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谢屹说。

据监测,一头年龄约10岁、高约1.9米、体重约1.8吨的亚成体雄象,于今年6月6日脱离北移亚洲象群,已独自活动32天,距象群72公里。这头象先后在昆明市晋宁区夕阳乡、安宁市八街,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多个区域迂回移动,活动区域约140平方千米,移动距离约190公里,且多依靠人工投食或进村觅食。

专家介绍,离群独象已很难自行回到象群或返回原栖息地。7月5日以来,独象进入玉溪市北城街道坝塘社区,距晋红高速仅0.3公里,距昆玉城际铁路仅0.2公里,人口密集、交通繁忙,独象安全管控难

度大,公共安全风险高。

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说,近期,这头落单亚洲象活动区域持续降雨降温,加之可供取食的自然植被减少,短期内很难找到适宜栖息地,长期依靠人工投食,不利于其身体健康。

陈明勇补充说,根据多年对西双版纳和普洱亚洲象的监测研究显示,独象离群时间长短不确定,活动范围广,肇事风险高,监测预警和安全防范的难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其采取有效的管控措施。

谢屹说,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预防、控制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保障人畜安全和农业、林业生产。“出于人象安全考虑,7月7日凌晨,现场指挥部紧急启动了应急管控预案,对离群独象采取麻醉捕捉措施。”谢屹说,相关工作进展顺利。

麻醉捕捉是否安全可靠?

麻醉转移是国际惯例,且实践经验相对成熟

很多网友关心,用麻醉方式对亚洲象实施捕捉是否安全可靠?

对此,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职业兽医师保明伟表示,目前野生动物麻醉捕捉技术相对成熟,对动物损害小、成功率高,实施麻醉捕捉转移象是国际通行处置方式,国内也有多次成功实施麻醉捕捉亚洲象的实践经验。

“此次对北移独象实施麻醉捕捉的操作人员来自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透露,在制订预案时就对北移独象麻醉捕捉任务的实施有较大把握,基本能够确保人

象安全。

自2002年成立以来,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参与野生亚洲象救助、救护21次24头,成功收容了小象“然然”“小强”“羊妞”等7头野象。该中心培养了一批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专门从事亚洲象的救助和应急处置工作。2018年,该中心成功救助了闯入普洱市闹市的大象“避城哥”,2019年成功救助了在勐海县频繁肇事的大象“老三”,2020年成功救助进入勐腊县县城的1头公象。

据了解,从麻醉中苏醒后,这头象各项生理指标正常,已安全回归栖息地。

长距离转移安全吗?

全程配备医疗保障车,专业人员护送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勐养片区是云南北移亚洲象群的原栖息地。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高级工程师沈庆仲介绍,之所以选择长距离转移放归离群独象,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亚成体雄象离群属于正常行为,近期的监测显示,独象离群后,没有表现出寻找和追赶象群的行为迹象,将其麻醉捕捉后就近送回象群,不能确保它不会再次离群;二是北移象群同时在寻找适宜栖息地,通过科学助迁帮助其返回原栖息地也是共同的期待。

“此次放归的具体位置,是经过专家组认真论证并亲身踏勘的。”沈庆仲说,此次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北移独象直接转移回原

栖息地放归,最大程度减少人为干预,有利于其尽快适应环境、恢复自然生活状态。

对于离群独象的长距离转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指导组和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组省级指挥部部署了完善的方案,具体包括运输全程配备警车引导和医疗保障车,由专业兽医和救护人员护送;在途中,选择适合的位置给象补充食物和饮水,能够保障其安全;到达后,现场专家对其健康状况进行评估,确保安全放归等。

沈庆仲告诉记者,虽然这头象已放归自然,后续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还将对其实施常态化监测,密切关注其健康和适应状况。 新华社记者赵珮然 胡璐

浙江临海上演“鲸”险救援 “迷路”瓜头鲸的归家路

6日,12头瓜头鲸集体“迷路”冲上了浙江省临海市的一处滩涂。当这些鲸豚拍打着尾巴挣扎着陷入绝望时,一场超过24小时的“鲸”险救援让它们有望得以生还。经救援人员和当地村民施救,9头瓜头鲸成功上岸,在暂养地接受专业人士精心护理。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8头经专家诊断适合放归大海。这些“迷途鲸”终于可以游向它们的“回家之路”。

现场直击: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营救

连续高温,炽热骄阳暴晒下,搁浅的瓜头鲸岌岌可危。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鲸”行动。

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海边救援,临海市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大队长朱雨朋整张脸被晒得黑红。他回忆,6日上午8点多接到群众报警后,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当时已有3头瓜头鲸失去了生命体征,剩下的9头需要马上施救。”

在专家指导下,他们迅速形成了一系列“救援方案”。挖坑蓄水、给鲸鱼浇水保持湿润度、用水清洗鼻孔确保呼吸通畅、搭建遮阳棚……“在各地专家到达前先维持它们的生命体征平稳。”朱雨朋说。

越来越多人参与到救“鲸”中。附近村民送来被子、毯子披在瓜头鲸身上,有人送来冰块,有人接力运水……救援人员连续几个小时泡在泥水中抱着瓜头鲸,使其额头抬起,保证它们正常呼吸。

现场还启用了吊车和担架。数十名救援人员把搁浅的瓜头鲸用担架抬出海滩,再由吊机运到堤坝上,运送到安全场所暂养。

截至6日18时,搁浅瓜头鲸已救援上岸。除了3头已无生命体征外,其余9头状态良好。当晚9时,其中2头瓜头鲸经专家诊断,具备放生条件,在水深大于15米的外海放生。

探访暂养点: 部分获救的瓜头鲸正在恢复体力

6日深夜,记者在其中5头瓜头鲸暂养的海水养殖场看到,多地赶往临海市救援的工作人员正对瓜头鲸抽血检测,一旁的蓄水池

正在抽海水,准备将它们从卡车上运到池子里休养。

杭州长乔极地海洋公园动物部经理常峰换上潜水服跳入池中,从担架上接过瓜头鲸,两三人一组“搀扶”着它。有几头瓜头鲸在看护下已能自主游动;有些却只能被人一直托扶,状态不佳。

“部分瓜头鲸由于搁浅时间过久,还不能完全保持身体平衡,需要我们托扶,否则容易呛水引发肺部感染。”常峰说。

7日,记者再次探访5头瓜头鲸暂养点。室外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左右,直径约20米的蓄水池被黑色遮阳布盖着,池子边一台抽水机发出隆隆声,几乎不间断地抽着海水。

“每隔半小时就要拉一车冰,给它们降温,到中午已拉了80吨冰块。”浙江宏野海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元明说。

打吊针、抽血、测量体温……这5头瓜头鲸的身体状况时时处于监测之下。“我们带了四箱营养补充液和一些治疗药物,因为搁浅时间较长,它们可能存在一定程度脏器损伤。”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生物研究所所长牟恺说,现场每隔几小时都会给它们测体温和采血。

在救援人员精心呵护下,部分瓜头鲸经过一夜休养正在恢复活力。截至中午12时,已有3头瓜头鲸能在池中自主游动,不时从鼻孔喷气,发出轻微的叫声。

专家诊断: 第二批6头瓜头鲸7日晚放归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培君说,此次瓜头鲸搁浅原因还不是特别确定,仍需进一步研究。自身导航系统出问题,或者地磁场、洋流变化等,都可能会导致其搁浅。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河水产研究所程兆龙博士说,考虑到放生及时性原则,此次放归的瓜头鲸并没有安装定位系统对它们进行追踪研究。

张培君等多位专家分析了这些瓜头鲸的体检报告后表示,根据检测数据,综合考虑它们身体状况和养护环境,决定第二批将其中6头于7日晚间放归大海。

“还有一头目前还需人为协助游动,我们将尽全力救助,希望它能尽快恢复,早日回归大海。”杭州长乔极地海洋公园技术负责人刘全胜说。

新华社记者魏董华 许舜达 张肇祺 林光耀



▲驯养人员在鲸鱼身上放冰块降温。
▶被救护的瓜头鲸。 CFP供图



经专家评估,对6头瓜头鲸执行放归大海行动,4头瓜头鲸在头门岛凉帽屿海域顺利放归大海,令人惋惜的是,另外2头瓜头鲸在到达码头途中死亡。